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

鴉片戰爭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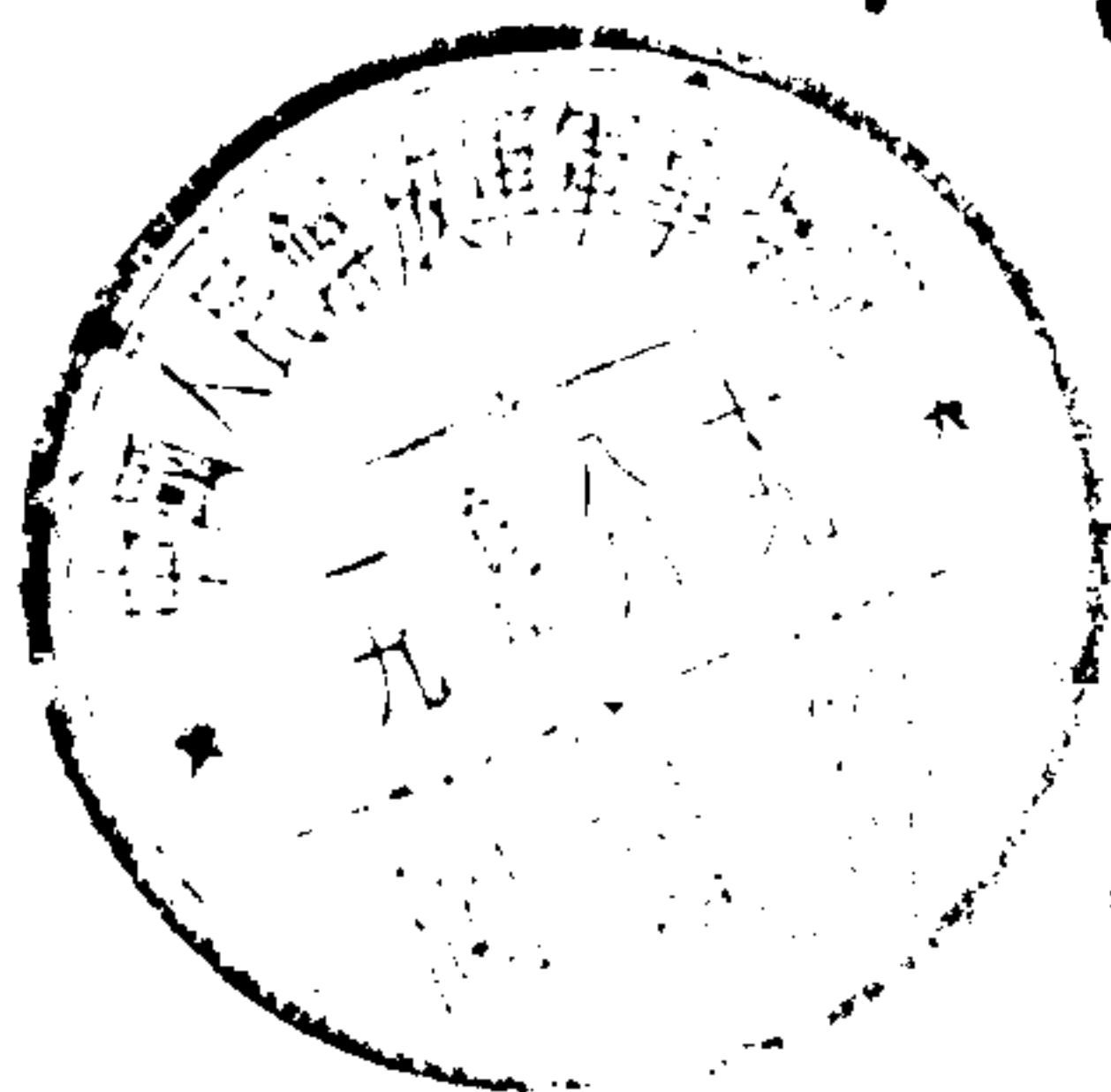
中國史學會主編

上海人民出版社



鴉片戰爭

(三)



中國史學會主編
上海人民出版社

鴉片戰爭資料叢刊第三冊目錄

第五部分 英國對中國的軍事侵略(一)

英夷入粵紀略鈔本	不著撰人	一
廣東軍務記鈔本	不著撰人	二元
軍務記鈔本	不著撰人	三元
出圍城記	甦菴道人	四
京口僨城錄	隱園居士	五
草間日記	朱士雲	六
壬寅聞見紀略	袁陶愚	九
夷患備嘗記	曹晟	一五
鴉片戰爭史料鈔本	劉長華	一四
咄咄吟	貝青喬	一七
犀燭留觀記事鈔本(選錄)	不著輯人	二七
入寇志鈔本(選錄)	不著輯人	二九

潰癰流毒鈔本(選錄).....	不著輯人	三三七
廣東夷務事宜鈔本.....	不著輯人	三三三
平夷錄原稿本(選錄).....	怡雲軒主人	三三三
鴉片戰爭新史料(選錄).....	不著輯人	四二五
清道光朝留中密奏(選錄).....	北京故宮博物院	四二一

英夷入粵紀略

鈔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不著撰人

鴉片之流毒我中華也久矣。皇上憫斯民之陷溺而不知覺，以給事中黃公爵滋奏，即嚴禁烟土。道光十九年，命兩湖總督林公則徐爲欽差，來粵專辦烟土。林公至粵，即以兵困啖夷烟商義律，頗地於公司行，義律畏威，即遵繳烟土二萬餘箱，飭令義律此後不得載烟土來粵，如違貨則入官，人則正法，義律允遵，然後釋義律回國。詎料義律心藏叵測，竟肆言誣林公允准每箱烟土發回價銀貳百員，假以討烟價爲名，累思跋扈。水師提督關公天培與林公同心協力，四處海口，嚴爲之備，義律不得逞志。至二十年庚子十二月十五日，英逆攻沙角、大角砲臺，三江協陳連陞與子鵬舉俱陣亡，此我粵英逆倡亂之始也。初沙角、大角砲臺，督憲林公原撥兵八百名屯駐砲臺後山，又暗藏釘桶於砲臺後路，約十數丈，以防逆兵後襲。八月林公革職，十一月欽差琦侯善到粵，旋授兩廣總督，於是將砲臺後駐兵與釘桶盡行撤去，故逆兵得取道從砲臺後來擊，以致失守。聞琦善語逆夷義律云：『打得快，和得快。』今粵人無不知其語，無不切齒。砲臺失守，皇上震怒，將琦善革職留任，省中軍務仍交琦善辦理，後以閩浙欽差裕公謙疏奏琦善通夷賣國等語。四月皇上始查抄琦善家產，拿京治罪，而廣東險隘盡失，都爲英逆所據，逆船直造羊城，皆琦善撤去各處兵備，掣肘將官，有以致也。所謂小人之使爲國家，災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松按：『明史』陶成傳，正統中爲浙江僉事，成有智略，倭犯桃渚，我密布釘板海澗中，倭至艤舟躍上，釘洞足背，倭畏之，觀此林公釘桶，良足口占。

十八年戊戌，林大人未除欽差之前，人競傳有識語云：『閩人爲天使，廣東作戰場。』十九年林公來粵查辦烟土，是年十二月，果有暎夷之亂。林公，福建侯官人也，其天數耶？

戊戌感事十八詠。時洋烟流毒，例禁特嚴，督憲鄧公廷楨發兩廣巡船四隻，以備緝捕，廣州協韓肇慶委守備蔣大彪、効力職員王振、高例、千總徐廣督領巡船，因之以載私。傳聞韓蔣等竟與暎夷勾通，暎夷月奉規銀三萬六千兩，於是兩廣船公然滿載烟土，往來傳遞，無有攔阻，如有快蟹私載，兩廣船即攻擊之，烟土入虎，全歸兩廣船矣。好事者蒿目時事，爲作十八詠云：聞道廷臣急理財，海疆新令走風雷，無多烟戶供脔削，既倒銀瓶望挽回。生道殺民原聖德，變通盡利賴宏才，此邦凋敝難堪命，况復頻年水火災？元寶如泉布百蠻，分明津要失防閑，望洋空嘆銀濤湧，籌海虛糜鐵鎖環。時恐暎夷猖獗，虎門橫檔預爲之備，海面用木排鉄鍊橫鎖之。誰使貨通獅子國？豈無兵駐虎門山？年年悖出河沙數，幸有雄師取賂還。蠻烟流毒遍關津，興霧蚩尤術固神，拯救有權仍在我，誅鋤爲事反徇人。效雖可必先防擾，法亦何常不外仁，正惜羣魚甘受餌，翻教釜內作游鱗。遠物焉能遍市閭？水師沿海可防奸，渴來不飲貪泉水，飛渡難過大庾山。君子有財斯有土，今人爲暴卽爲關，然犀試向源頭照，百怪呈形咫尺間。樓船威照粵西東，全改盧遺蛋戶風，蛋戶本盧循軍士遺種，兩廣船之設始自盧制軍敏恪公，因借用之。會列戎行皆巨富，縱抄民物亦奇功。何時鐘室誅韓信？自昔銅山屬鄧通，正本清源誰不解，同官無奈要和衷。鐵艦喧傳節鉞臨，月錢三萬六千金，江湖盜賊收王振，錦繡妻孥羨蔣欽。自許得名兼得利，須知能縱始能擒，至今翻覆波瀾處，孽海茫茫怨毒深。時平偏易立功名，不用文官只用兵，牙爪倍承祈父恤，腹心誰向武夫傾。一坏土繫愚民命，萬灶烟屯大將營，怪得牧猪屠狗輩，紛紛投筆請長纓。鴉軍飛

遍越江湄，送往迎來任所之，新政忽聞尊國體，宿賊早已浚民脂。道途竟欲拘淫具，江海焉能塞漏卮？到處營私兼犯法，如公原不是謙詞。風土人情久漸移，烟霞痼疾急難醫，法當最密行宜恕，利到能興害轉滋。鬼滿棘林聞夜哭，人多菜色忍朝飢，怪哉冤積蟲無限，吉了能言鳳或知。用白居易秦吉了歌。鶯粟花香分外濃，晨昏忙煞兩衙蜂，棄灰尙自難逃死，比戶居然盡可封。幾處閭閻齊罷市，半年囹圄已難容，下民易虐渾閒事，那見痾瘰達九重？直同兒戲捉迷藏，息鼓籌燈夜泛航，越境誰能識官長，倒戈况是自傷狀。貪功趙括威名喪，十八年七月廿八日，督憲鄧密委巡捕趙濬、順德縣威昌，帶差役百餘人，夜入黃埔馮族搜索烟土，馮族人見無地方官長，并本縣差役，以爲大盜假官搶劫，咸出堵禦，趙威差役，懼其拒捕，倒戈奔逃，夜黑不辨，自相擊捕，至傷人命，遂釀巨案。爲政張君德頌長，廿九日廣州協祺公壽帶兵到黃埔勦捕拒捕傷官匪徒，番禺縣主張公錫蕃，洞知馮族冤，爲之上下調停，官兵入鄉，秋毫無犯，市肆如故，只勒馮氏交出匪人數名治罪完案，鄉獲安全，今馮氏建報恩祠祀祺張二公，示不忘也。假使當時聲罪討，村氓焉敢抗王章？欽恤何人解泣辜，漸看法網似秋荼，逃亡家室生何計？貧病纍囚死未殊。坎地埋書徵合比，呼天無罪夢良夫，從來南海神祠外，曾見親祠獄鬼無？南海獄中鬼哭，縣令祭之。羊狼狠貪案牘繁，狐狸免搢孰平反？木人屢竊江充智，薏苡爭鳴馬援冤。時有插職誣陷兩案，皆馬姓人。黔赤萬家愁大索，倉皇半夜走訛言，請看貫耳巡軍日，時獲食洋烟人，貫耳遊行。秦鏡歡呼照覆盆。小民畏罪復何求？武士貪功卒未休，種禍詐財奸屢敗，誘人犯法術彌周。飛蚋有母將焉往？野雉無媒肯自投？王道從來稱正直，也同餌敵任權謀。但見纍纍日被拘，未聞研鞫脫冤誣，食洋烟人被獲，固無一得免，即其不食洋烟之戚友，在坐同時被獲，到官即收監，亦無一得昭雪者。三章新改蕭何律，一卷誰陳鄭俠圖？執法取辭民怨謫？宣威剛被鬼揶揄，感君寬厚培風俗，遮道牽衣盡博徒。烟禁既嚴，陋規無出，因寬賭博之禁，甚至當街設局遮道。

招邀。官吏追呼徧石濠，用杜工部石濠吏章。尙防沾溉有殘膏，淡烟已逐波中散。時獲解烟土，官於海濱爲池放水銷毀。

明月虛從浪裏撈。掩耳盜鈴聊自慰，拖泥帶水不勝勞。地皮剝盡君知否，猶當黃金鎮日淘。無復天津估客船，都從橋上聽啼鴉。難通百貨價三倍，已散四方人數千。屈指有呼庚癸日，驚心又近丙丁年。可憐粵海繁華地，城市荒涼似禁烟。希旨誰求固寵榮？全拋國計與民生。但將驚擾爲能事，幾見申韓致太平？入境逢人皆槁瘠，斷烟無日不清明。長歌當哭吾何敢，半是嗷嗷澤雁聲。此十八詠余從省中錄得，不知何許人作。聞督憲鄧已將此詩入奏，謂是吸烟人見禁烟太嚴，恐將來斷食，故作此以詆毀官吏云爾。然而豈其然耶？

戊戌七月，省城靖海門內西街有找錢鋪，櫃圍前地忽流血如箭，標起三尺許，頃刻乃止。按宋書五行志：「晉惠帝元康五年三月，呂縣有流血東西百餘步，此亦祥也。元康末，窮凶極亂，僵尸流血之應也。干寶以爲後八載而封雲亂，徐州殺傷數萬人，是其應也。」又郎仁寶七修類藁云：「嘉靖甲寅三月，寧波慈谿縣灌浦鄭家忽地裂，流血，舉家驚惶，至暮町畦皆是，當道舉奏。明年四月，倭賊陷其縣，縉紳軍民死者無算。」據此當爲二十、廿一兩年，逆夷攻陷大角、沙角、鎮遠、靖遠，威遠諸砲臺，烏涌土臺卡座，殺死官兵以千數。廿一年四月又攻省城，湖南兵虐殺我粵義勇，義勇又反殺湖南兵，亦殺死千數之應。

二十年庚子十一月，暎逆蠢動，督憲五營公館千總某請仙，仙降乩云：「正月平平，二月罹兵，三月又平平，又三月不寧，四月虛驚，五月鬼去，六月康寧。」後果正月無事，二月初四、五日，逆攻橫檔、亞娘鞋、威遠、靖遠、虎門諸砲臺，廣東水師提督關公天培、碣石鎮標都司署水師提標遊擊麥公廷章皆死之，砲臺盡爲逆所據。初七日，逆船至烏涌，攻烏涌土臺卡座，署湖南提督祥公福、遊擊沈公占鰲守備洪公達科死之。初十日，又失

琵琶洲土臺卡座。十三日又失獵德砲臺。十四日，又失二沙尾砲臺，諸守砲臺官兵皆聞風先遁。二十日，大戰鳳凰岡，江西南贛鎮長公春，砲擊中逆火輪船，逆船少退。廿一日，復攻鳳凰岡，逆砲利害，我軍不能支。初楊侯芳預伏地雷於營壁，度逆得勝必登岸毀拆營帳，至是我軍徐退，逆兵耀武登岸入營，地雷一發，轟燬逆兵二百餘人。越一日，逆又攻大王潛砲臺，守臺將官水師千總湯其釗、督標外委倫傑，慮無師船接應救護，孤臺難守，先暗藏地砲六位，然後與逆對攻，至力竭勢迫，度不能守，乃燃地砲，擊死夷兵數十百人，砲臺又失守。廿二日又失新造砲臺。廿六日，逆以大兵船數隻與水師營對砲，小兵船與三板數十隻，冒險而進，於是水師營、西寧、永靖、海珠各砲臺，盡皆失守，省城震恐，城內外男女四散逃生，漫山遍野。是夜霖雨，道路無所棲止，死亡散失，不可勝數。數百年來，生民塗炭，莫此爲勝。

廿七日，逆夷遽稟請大憲，不討別情，只求通商。廿八日，憲准其請，卽日出示通商，夷虜始靖，此罹兵之應也。三月無事。又三月，果勇侯楊傳令趕緊各處添鑄大砲，煉火藥，又造木排、木城、火船、籐牌、槍刀等，日不暇給，所謂不寧也。四月初一日夜，大將軍奕忽發令攻夷，我火船失利。初二日，逆攻省城，是日東南風，我火船不得占上風泊岸，轉延燒城外近海鋪舍數處。城外沿海預設大砲轟夷，皆不得一中，逆兵登岸，我粵水勇并福建水勇，奮勇拒逆，殺死逆兵十數人，詎料湖南兵心懷忮嫉，從後殺我水勇，先斷其辮，僞作漢奸以邀賞，於是水勇解體，省城被困。初六日，逆夷由城西南岸登陸，暗度城北，攻東西得勝，并四方砲臺，時湖南兵守臺，聞鬼子來，便羣呼相率奔竄，三砲臺遂爲逆夷所據。四方砲臺，卽永寧臺也。逆夷擬欲從砲臺架砲攻城。初七日，逆船又攻東砲臺，東砲臺又失守。時大將軍與參贊暨各鎮副將官，俱圍駐貢院，逆遂懸砲於橋盤，下擊貢院，大將

軍大恐，督糧道朱崇慶、總兵大將軍令搖白旗，夷人以白旗爲和旗，逆即止砲，大將軍即令廣州府余保純、綽城說和。義律索銀六百萬員，重四百二十萬兩，余並不敢與爭，如數許賂，和議即成。聞洋行人有與義律識者云：『義律云：始願不及此，悔不奢索八百萬也。』是役也，羊城西砲臺，俗名火枝砲臺，爲入珠江隘口。時四川北鎮張青雲大人鎮守，逆船合攻西砲臺，不震不動，砲臺轟壞，督率軍士隨即修補，審視逆船度中，然後發砲，三砲轟沒逆夷二檣，三板三隻，逆夷氣奪，臺兵只傷一人。自後逆船不敢近，俱從河南渡入珠江，河南去西砲臺頗遠，砲不能擊，河南原有永靖砲臺，與西砲臺對峙，時永靖已失，故逆得沿河南而入也。是役也，將官堵禦悍夷，惟張公一人而已。逆夷雖得勝仗，而我兵民傷死不過二三十人，將官千守以上，無一遇難者，所謂虛驚也。十二日，三元里鄉兵復東西得勝各砲臺。十三至十八日，逆船盡離省城，或退出虎門，或退至長洲蠔墩。至五月初二三日，義律、百麥與各兵船盡退出虎門，所謂鬼子去也。仙乩皆驗。又北城人請仙呂純陽先師降乩，中有云：『白雲山上陳師旅，萬里奴夷九曲通。』白雲山在省城北，去省城十餘里，即有兵屯，亦當在山下，斷無陳師山上之理。不知是役外省調來之兵，湖南爲多，湖南之兵怯懦而淫暴。兵初到粵，屯於東較場，東較場去瘋院不過二三里，瘋人婦女入城，必經過東較場，湖南兵恃強羣誘挾瘋女，肆行淫辱，又劫奪其首飾衣服。瘋女既被淫污，又劫衣服，無不恨入骨髓。凡瘋疾傳染，重則一月，輕則二三月，如百日即發，未幾而傳染疾發。湖南兵懷羞忿，聞粵人云：『童子肉已瘋疾。』於是相率要孩童于路，殺而烹食，或孩童有父母兄弟與爭，即並殺其父母兄弟。聞城中雙門底有婦人攜一童子，湖南兵殺母奪子而食，又恃係外省兵丁，逢我粵買賣人，或義勇，即便要殺，而我粵義勇亦不下數千人，同仇共忿，羣轉而反殺之。湖南兵本怯懦，詎能當

我義勇之精悍，所殺過當，湖南兵懾懼，至改其裝束，不敢自認湖南。議和後，兵無所用，楊侯又恐粵人尋仇，不相容。於是令湖南兵遠屯於白雲山頂，是役之敗，其咎皆在湖南兵。四月初三日，逆夷三板共有三十餘隻，初招徠撥歸總局之快蟹二十餘隻，與順德水勇拖船三十餘隻，暗約快蟹誘三板入簕步濠，至濠半快蟹即反攻。拖船先埋伏簕步左近，聞砲聲即入砲夾攻，三板必無一存。是日快蟹誘三板至濠口，濠口有湖南兵二百餘名，見快蟹誘三板入濠甚恐，即發砲先擊快蟹，快蟹不敢入，轉奔石門，三板追至石門，不敢窮追而返。拖船聞砲響，以爲三板中計，即出接應，遇三板自石門回，共攻拖船，拖船不能支，各赴水逃竄，於是三板盡燒拖船，拖船水勇有逃奔至佛山者，遇湖南兵又殺水勇數人，計四月數次打仗，我粵義勇水勇與民人死於逆夷者十之一二，而死於湖南兵者十之八九。嗚呼，我粵其劫數當如此耶！何湖南兵之淫暴而不一置之法也！我粵大角、沙角、橫檔、虎門，此四處砲臺真天險，所以制外夷，詎料琦侯撤去砲臺後，援逆攻沙角、大角，逆兵從左近登岸，繞出砲臺之後，前後夾攻，攻橫檔亦從西河繞攻臺後，致皆失守，逆夷竟長驅而入，直至珠江。逆夷原短於陸戰，詎料由南岸暗度城北，據三砲臺，分兵虜掠，竟至蕭岡馬領，有三十餘里，豈止九曲而已哉？又逆船重大，水淺輒膠於泥，不能進，逆輒五六人駕小三板，所至遍詢漁人河面地名，以長繩繫鐵錘，沿河探水淺深，與河底泥色，一一筆記，以爲兵船進退道地。東北探至香山城，西探至石門，西北至簕步濠，西南至佛山，南至市橋、沙灣等處，凡百餘里，是水路亦不止九曲，純陽先師兩言亦驗。

庚子年八月後，啓明星伏不見，至十有二月始見，農人咸云：蓋農人披星而出，飯而後田，恆視啓明爲早炊之候，故備悉啓明隱見。松案：宋書天文志：『西晉懷帝永嘉二年正月庚午，太白伏不見，二月庚子始晨見。』

東方，是謂當見不見，占爲百官庶民將流散之象。其後破軍殺將，不可勝數。」又隋書天文志曰：「常星列宿不見，象中國諸侯微滅。」今啓明伏不見，亦當見不見，當同此占。廿一年辛丑二月，暎夷作亂，水師提督關大人天培，署湖南提督祥大人福等陣亡。於是暎逆直造珠江，省城被困，百官震恐，庶民流散，不得已以賂求和。暎逆勒大將軍奕、參贊隆、楊，並各省來粵之兵，俱要退出城四十里，然後准和。逆船乃退出虎。於是大將軍奕、參贊隆，出住金山寺，惟參贊楊仍在省城。湖南、四川各兵，或出屯燕塘，或屯清遠，有屯百雲山頂者。此皆百官庶民流散諸侯微滅之應也。然按明史天文志，洪武二十五年三月丙午，辰星隱，至四月戊辰復見，時正當承平，宋志之占，恐未必然。

夷逆之入虎也，從橫檔西河而繞攻臺後，以致失守。於是威遠、鎮遠各砲臺，亦皆失守。聞橫檔、鎮遠，敗仗兵丁云：「上年十二月時，提督關大人已發文到省，請塞斷橫檔西河，並請備辦茅草火船二三十隻，以防逆船從臺後轟擊，督憲琦固執不允。關公又疊次申請，琦不得已，乃與廣州府余保純酌量，余云橫檔西河水淺，逆船不能進，草船二三十隻，猶以一頁紙錢而燒合圍之柱，必不能濟也。琦難重違關公所請，時余辦軍局，只得行文仰東莞縣知縣備辦以塞責，知縣又忤上官意，遲疑觀望，自十二月至正月，關公行文累催，竟付之不理。至二月初三日，始有砂石二船到橫檔，橫檔西河非石二三百船不能濟事，時逆帆蔽海，躍欲鬪仗，關公仰天長嘆，對屬官泣說曰：『余受皇上恩厚，度今事勢，斷不能支，惟辦一死，以報君恩耳。』屬官皆飲泣，乃先封印，委官送交督憲，以示必死。初四日，逆夷攻臺，橫檔不支，關公在鎮遠，親督將弁發轟八千斤大砲，一炸一豎，逆船環攻，關公力竭自刎，陣亡。逆夷登臺，見關公尸，關公威名素著，夷目義律憐其精忠，取紅氈二，移關公尸於氈上，復以紅氈覆之，十二日始委官殯殮，關公面色如生。關公靈柩發引開船，義律令所有兵船，各放砲以

送，義律與各夷目夷兵，俱著黑一日，夷禮以黑爲孝服故也。嗚呼，我朝精忠之臣，逆夷猶畏敬之而不敢辱，而臨事掣肘關公之員，可勝誅哉！使當日琦侯如關公所請，塞斷橫檔，西河草船多備，逆船不能繞攻臺後，必不致失守，逆夷無能爲矣，此可爲長太息也。

廿一年辛丑，正月十日，督標馬把總繼援，在虎門寨，見一大星從寨隕於鎮遠砲臺，其星煌煌，有尾長數十百丈，時水師提督關公天培猶在省。至二月初四日，噶逆攻橫檔各砲臺，關公陣亡於鎮遠。

辛丑二月初五日，噶逆擊橫檔砲臺，砲臺失守，逆人登臺，有一步兵額外姓張名遇祐。逆欲割其辮，張堅執不肯，且曰：「辮爲我天朝所最重，頭可斷，辮不可割也。」遂引頸呼逆，即速殺我，逆義之，爲報兵頭義律，義律亦義之，與銀一百員以旌其義，張力却不受。固與之，張怒曰：「我雖貧，不受逆金，急持去，毋污我目！」義律釋之。廿六日逆船直至珠江，止求通商。廿七日，廣州府余保純奉參贊果勇侯楊公命，面諭義律，准其通商。和議既成，義律因詳道額外張遇祐志節，儘堪錄用，余稟達果勇侯楊，即賞外委頂戴。時前閩浙總督鄧公廷楨留粵，協辦夷務，有詩贈之云：「截髮何如竟斷頭，盤空硬語壓夷酋，男兒要臂堅如鐵，愧殺夸毗慣體柔。」榮榮孤寡影形隨，張母年十八生遇祐，是年夫亡。遇祐遇逆時，年亦十八。去日含悽歸益悲，母節寒松兒勁柏，雙清好報九

泉知。『逆夷凡得勝仗，遇我官兵必剪其辮，彼低首甘受逆夷剪辮之將官，聞張遇祐之風，真堪羞煞矣！』

二十年庚子，十二月十五日，噶逆大小兵船二十餘隻，分攻沙角、大角砲臺，其攻大角砲臺也，自辰至申，大角砲臺前面灰沙牆被逆打倒數段，火藥局亦被逆打穿，火藥轟發，并延燒兵房十餘間。逆又撥夷兵漢奸數百名，由大角山后緣山而上，從牆缺處打進砲臺，守臺千總黎志安身受重傷，恐砲位被搶，即督兵將好砲

十四位，推落海內，然後負傷打出，遂攻陷砲臺，逆夷一無所得。其攻沙角砲臺也，逆先撥黑夷千餘名，漢奸百餘名，由穿鼻灣登岸，逆兵船則攻砲臺前面，黑夷從山后攻砲臺後面，我兵兩面受敵，又無外援，遂致不支。三江協陳連陞與子鵬舉皆死之，守臺千總張清齡亦陣亡，兵丁死傷過半，沙角遂爲義律所奪。初，沙角砲臺後路，林公則徐蒞粵時，原設兵八百名以防後襲，琦侯善到粵，盡行撤去，故逆兵得從附近登岸繞出砲臺之後，前後夾攻，砲臺失守，職是故也。

噶逆作亂，皇上特簡大臣奕公山爲靖逆大將軍，果勇侯楊公芳爲參贊。果勇侯楊到粵，初甚精銳，巡營鼓勵，朝夕不輟，約束軍士，營伍整肅，粵人仰賴，咸以爲修備戰具，一戰必奏膚功。乃四月初一日，發令攻夷，不得勝仗。初二日，逆夷攻我省城，我兵退走。初五日，逆夷登陸，繞出城後，攻東西得勝，并四方砲臺，皆爲逆夷所據。初七日，大將軍奕、果勇侯楊大恐，計無所出，即令廣州府余保純縋城講和，許賂義律銀二百八十萬兩，另有一百四十萬兩，係洋行所出，共四百二十萬兩。至十一日，番禺三元里諸鄉民，忿噶逆橫肆，糾合各鄉義衆，一呼而集，萬有餘人，遂殺逆夷百餘級，中有一大兵頭名某，亦被殺戮。十二日共圍攻逆，逆不能支，義律大懼，求廣州府余出城彈壓，余恐和議反覆，即出勸諭諸紳勇，稱言奉大將軍令，紳勇不得已解圍，逆乃得脫。時鄉勇多有詬余爲漢奸者。逆兵本無多，盡皆登陸，據我砲臺，此時鄉勇雲集圍攻，義律膽裂，又無救兵，不難盡殲，醜類盡殲，逆之兵船無兵，只有駕船水手，不能打仗，此時若發水勇攻襲兵船，兵船數十艘，垂手可得，逆無能爲矣。乃大將軍參贊，計不出此，惟恐和議中變，大將軍乃與參贊隆公文出住金山寺，各省之兵或出屯燕塘，或白雲山頂，或清遠，花縣不等，失此機會，噶逆幸免。逆船十三日即退，十八日盡皆退出，至七月初旬又

往福建攻廈門，廈門失守，皆此次縱逆之所致也。時有枯楊詞十八首，刺果勇侯也。詞云：質原蒲柳本尋常，嘯植何緣到上方？一自阿麼會賜姓，頓令非種亂青楊。昔日芳榮得遇春，朱門依傍慣因人，如今老去當搖落，猶詡秋風百戰身。費盡靈和殿上栽，柔條不稱棟梁材，要知大樹將軍號，都歷蟠根錯節來。翠蓋亭亭拂翠微，綠條金縷舊光輝，也經漢苑稱人字，休負將軍腹十圍。春到蠻烟瘴雨天，終朝三起復三眠，笑他自負凌雲志，偏遇黃楊厄閏年。禁烟時節正舒眉，插戶家家仰翠旗，人道楊枝能辟鬼，奈何無力禦封姨。

搖蕩驚心草木兵，荒臺畫角助悲聲，可憐細柳屯軍地，無復威名漢將營。蒼松翠竹亦因時，幾見凌霜傲雪姿，惱殺春風狂似虎，折腰先是最高枝。霧障烟迷日欲昏，纔聞羌笛亦銷魂，傷心葉敗枝殘處，辜負東皇雨露恩。綠楊城郭變荒陬，亂絮顛狂勢未休，倘使閨中重望見，應教紅粉薄封侯。折得金絲贈楚兒，濃陰偏護漢江湄，往來亦解憐行役，不管流離管別離。搜神紀異事猶傳，柳下何來擁萬錢，從此魏金家裏樹，移根只合種貪泉。忽見生梯向艷陽，強將金色逗姚黃，更兼獻媚來張緒，引得風流老更狂。時有鄉宦姚某、張某、進美婢以媚楊云。海國春深不遇春，欲邀青盼竟無因，那知九烈靈堪乞，汁染藍袍別有人。松按：明史李賢傳，也先數貢馬，賢謂輦金帛以強寇自弊，非策。夫以金帛易馬，且猶不可，矧以四百萬金賂逆耶？我邑蔡樹百先生挹靈齋詩草，有秋窗紀略云：『少楊昔日建奇功，匹馬臨營靖逆風，可惜黃花無晚節，珠江千頃恨無窮。』注：『楊芳軍中稱少楊，以別昭武侯。戰功亦多，陝甘散遣鄉勇致變，侯單騎說降，功最偉，後禦夷于羊城，一籌莫展，縱兵虐民，聲名掃地矣！』

辛丑二月初七日，倭逆攻烏涌土臺卡座，土臺失守。是日，日色黃暗，一連四五日，日色皆然。按隋書五行志：『日或黑或青或黃，師破。』此其驗也。

辛丑六月初二、三，連日颶風，初八日復颶，噴逆所據香港之裙帶灣，又名裙帶路，被颶打壞兵船貨船共九隻，淹斃逆夷數十人。山上篷寮所貯棉花諸貨物，亦被颶半掃落海。此二次颶風，破虧噴逆，不下數十萬，兵頭義律亦被風打去新安某灣，得漁人救援，乃免。虎門口外，又沉噴逆兵船二隻云。又裙帶灣多毒草，草拂人足初則癢，漸而癢不可忍，手搔血出，癢仍不止，俄頃則痛，隨出毒水，毒水所至，內盡潰爛，三日之間足無完膚。此處雜草太多，被毒之人，亦不知其何草。松按：杜工部有除莠草詩，注云：「草有害於人，蜀名莠麻。」墨莊漫錄云：「川峽間有一種惡草羅生於野，土人呼爲莠麻，其枝葉拂人肌肉，卽成瘡疤，浸淫潰爛，久不能愈。劉表延仲至蜀嘗見之。藝廣韻音擗，集韻音潛。」又文選鮑明遠樂府苦熱行：「瘴氣晝熏體，茵露夜沾衣。」注：宋永初山川記：「寧州瘴氣茵露，四時不絕。茵草名有毒其上，露觸之肉潰爛。茵音罔。」今裙帶灣毒草葉有毛芒，觸人如蠶，以人溺洗之，可解也。灣之毒草，豈卽莠麻與？抑茵草也？與否亦其類也。灣之水亦有毒，人多腫足，久則癰瘡。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六月初九日，颶風起省城。諠傳廣州府署頭門內甬道左右，有榕樹二株，大四五圍，被颶打斷，根上二尺許，平如刀切云。是年廣州府余保純以罷試勒令離任。至二十六年乙巳，廣州府劉潯以酷虐，人民鼓噪，督撫又勒令離任，此其應與。

辛丑，噴逆所據之香港裙帶路，七月廿六夜四更時候，有黑氣從沙角、大角來，砂飛石走，灣中街道，如千軍萬馬，奔騰連蹶，灣中人以爲官兵卒至，有潛匿地臺板下者，片刻乃止。灣人震恐，卽日散去數百人。此必大角、沙角陣亡將官兵士雖死，忠魂靈氣，猶欲吞滅夷虜，故顯斯異，而爲滅逆之兆也。

省城東門聚陞弓箭舖吳某善卜，辛丑正月時在省卜嘆逆，謂二月四日必爲亂，省城亦遭驚擾，所幸死人不多。八月復小亂，然自七月中旬以後，嘆逆所向必敗云。至七月十一日，進攻福建廈門，十二日砲臺失守，爲逆所據，不數日官軍大敗嘆逆，福建行商人書到省云：『七月廿四日官軍大敗嘆逆，焚燬火輪船四隻，三枝桅船六隻，二枝桅船十二隻，小三板三十六隻，圍困大兵船八隻，殲殺白鬼七百餘名，黑鬼九百餘名，生擒二百餘名，殺夷目四名，有級無屍，其在船上被燒夷兵水手，不計其數。』又香港裙帶灣有人云：『聞逆夷兵鬼說，七月廿四日，嘆逆大敗，被官兵打破七十四位砲，名心地科，大兵船一隻，火輪船三隻，三檣兵船六隻，大小三板三十餘隻，斬燒死逆兵二千餘名。』又洋港生地波有人回，說逆夷敗仗，與此不同。但云殺死逆兵二千餘名，中有五百餘名係漢人，初逆船在裙帶灣以修船起貨爲名，雇漢人做工，共七百餘工人，至日中便揚帆，直往福建，故有如此多人云，此吳某之卜之應也。

又辛丑八月初四日巳刻，番禺署前，旋風忽起，捲去白衫三領，高數十餘丈，南北盤旋，食頃二領下墜，一領直捲入雲，不知何去。從來旋風未有如此之怪者，亦一異也。余按：葛稚川西京雜記：『濟陰王興居反，始舉兵，大風從東來，直吹其旌旗，飛上天入雲而墮城西井中。左右李廓等諫，不聽，後自殺。』又晉書賈充傳：『元康九年六月，颶風吹賈謐朝服，飛上數百丈，墮於中丞臺，明年謐誅。』又元興二年正月，桓玄遊大航南，飄風飛其轉輓，至三月玄敗。南齊書五行志：『宋昇明二年，颶風起建康縣南塘里，吹帛一疋入雲，風止下御道。紀僧真啓太祖，當宋氏禪者，其有匹夫居之。』金史：衛紹王允濟崇慶元年七月，有風自東來，吹帛一段，高數十丈，飛動如龍形，墜於拱辰門。明年爲胡沙虎所弑。南史齊始安王遙光傳：先是遙光行還入城，風飄儀轍出城。